

自十多年前第一次走进临汾的云丘山,我就与这里的山水草木、村落洞窟结下不解之缘。每当心情浮躁,或者有什么事理不出头绪,第一个念头就是上云丘山。

同样是登山,在云丘山和别处的感觉大为不同。在华山、泰山和黄山一路上行,都是在沟壑边沿的曲径攀登,两侧峰峦叠嶂,变化多端。云丘山不是这样,自塔尔坡村出来,紧走几步就登上了山脊梁。仰头可以观看对面山峦的风光,低头可以俯瞰山沟里的高树低草。如此观瞻,心中往往会荡漾起几分豪情。

继续拾级而上,过了一天门站定,方知道何为一览无余。高高低低的山峰、山岭,都罗列在眼前,任你观赏品鉴。看右面,阳光下的山峰,一道一道,像是黄河里的巨澜。只是,那黄河的巨澜是涌动的,而这大山的巨澜是凝固的。看左面,没有这样阳刚。不是大山失去了自身的性格,而是飘荡的雾气为山峦披上了轻纱。

从一天门向上,向上,过了二天门,跃上三天门,俯瞰脚下,小溪如线,沟壑如带,高树如草,阡陌纵横小成了方寸般的棋盘。就连刚刚让自己攀爬得热汗直流的山峰,也小成了蒸笼里的馒头。

往常看云,云在天上,在头上,要么一丝一丝,要么一朵一朵,若是再多,就是密封了天空要下雨。在这里,似乎是在天上观看云海,一会儿平静如水,连粼粼的碧波也没有;一会儿活像清风吹皱一池水,多姿的云团成了一群调皮的孩子,嘻嘻哈哈,闹腾个不停;一会儿则大风起兮云飞扬,像是一群勇士手舞足蹈地回故乡了。真真奇妙无比!

更奇妙的是,登上高巅玉皇顶回望身后,从山脚盘旋而上的山径,怎么就成了一条腾云驾雾的巨龙呢!

美在云丘山

乔忠延

云丘山的树木,不仅用多彩花色美化了山脉,还见证了这山脉高迈的寿龄。山上有树全球稀有,名叫翅果油树。翅果油树历史久远,植物学家认定其起源于第四纪,冰川时期酷寒之后仍倔强生存。翅果油树果实当中包含多种有益健康的元素,将这些元素提炼出来,一种少见的翅果油就成为名贵的养品。

云丘山的其他草木虽然不像翅果油树那般名贵,可多数都有食用、药用价值。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慷慨赠予。

玉莲洞绝壁上生长着一棵树,真不知该叫它什么名字。有人说,是桑树;有人说,是榆树。

说桑树的人比画,那叶片舒展得很大,是桑树;说榆树的人纠正,不对,那叶子皱巴巴的,很小,是榆树。

那到底是一棵什么树?我倒认为那是一棵展示生存韧性的生命树。是的,当生命树出现在绝壁上时,就喻示了它生命的艰难与顽强,有限的土、有限的水,时刻困窘着肢体。土是很少的,就是缘了石隙的那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土,它才发芽,才生根。水就不同了,多雨的年份,它从石缝里得到的水多些;干旱的年份,它啃透石头也吮吸不到几滴乳汁。好在枝叶很是懂事,知道扎根绝壁不易,会把有限的水分运用得恰到好处。于是,一棵树就出现了不同的树叶。有水的年头,枝叶舒展,人们看到的像桑树;缺水的年头,叶掌紧缩,人们看到的像榆树。后来我知道,那其实是一棵桑树,只是因了水分的多少,呈现出不同的特点。绝壁上的树木用叶掌演绎着生命的机趣。

十多年前去云丘山,少不了要去看乱石滩。这是云丘山八景之一的“石穴藏冰”。去时是个冬天,草木凋零,石头乱滚在眼前,并没有看出石穴。倒是有丝丝缕缕的雾气从石头缝隙升起,在阳光下若隐若现。

附近的山民告诉我,这里不只冬季冒气,夏季也冒气。次年夏天,我赶来探个究竟,还真是不假,比冬天看得还清楚。初来乍到,带了一身热汗,站在旁边感到凉丝丝的,十分舒服。看来,“石穴藏冰”真实可信。

如今,“石穴藏冰”被开发成景点,规模很大。这冰洞简直就是一个冰清玉洁的新天地。屈身入洞,头顶是碧玉,身边是碧玉,千般样貌,多形多姿。有巨柱擎天、有顶挂垂珠、有层峦叠嶂、有江水翻卷、有飞流直下、有鳞石曲径……

山里石头多,有关石头的技艺在此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墙用石头垒,房用石头搭,路也用石头铺。因地制宜,山里人把自然条件利用到极致。最有特点的当为住所,住所一律背靠山崖,或借助土崖,或借助石崖。石崖是天然洞窟,土崖是开挖的窑洞,得山脉地气,夏凉冬暖。夏天不盖棉被不能睡觉,太凉。冬天点一把火做饭,屋里便温暖常在。

别看山里人住得偏远,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却在这里呈现得生动而具体。上川村祠堂上的祖训是“仁义礼智信”,鹿凹峪村祠堂上的祖训是“温良恭俭让”,鼎石村瓦屋房檐下的木隔板上醒目地写着四个大字“乐善不倦”,浓缩在大河村大门上的理想是“光裕”。

自然之美,人文之美,美,在云丘山荟萃。



高劲鹏

跻汾桥下品荷韵

十三四年前,居所附近的长风商务区建设完毕,一座婀娜多姿曲线优美的跻汾桥横跨汾河两岸,一大一小两个池塘分别位于桥西和桥东,池塘水通过几眼孔洞与汾河水相通相融。曲曲折折的木板路面环绕着整个池塘,此时的池塘中没有种植任何水生植物。看着眼前颇有一番意境的曲折池塘,忽然想起朱自清的名篇《荷塘月色》。意游神飞中,眼前这碧波荡漾的池塘,仿佛变成了梦境中的那片荷塘。

经年后的初夏,漫步跻汾桥头的我,猛然发现桥下池塘里浮着零星的圆形小叶片,不禁诧异,莫非是荷叶?于是快步下桥来到池塘边一探究竟,果真是荷叶!心中暗喜,梦想成真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,圆圆的荷叶也一天天在长大,渐渐铺满了半个池塘。偶有数枝荷叶昂扬地跃出水面,迎风摇曳,舞姿绰绰。期待中的荷花并未崭露头角,我想大约是第一年种植的缘故吧。

来年的春末,暗红色的圆形小荷叶,把纤细的身体卷曲成蝴蝶结的模样,羞羞答答浮于水面,星星点点,煞是可爱。待到夏至前后,整个池塘舞动着鲜绿的荷叶,圆圆田田,似海浪般涌动。已打成粉色花骨朵儿的小荷,立于纤细嫩绿挺拔的枝丫上,隐于片片荷叶间。气温渐升了,花骨朵儿渐大了,花色渐浓了,圆润饱满了,含苞待放了。

倏忽间,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儿竞相绽放开来,粉白粉白的花瓣,光洁鲜亮,如婴儿粉嫩的肌肤;杏黄杏黄的花蕊,肤如凝脂,如刚刚出浴的美人。几只小蜜蜂舞动着透明双翼,在荷花丛中翩翩起舞。蜻蜓也赶来凑热

闹了,时而上下翻飞,时而栖落花间苞头,点缀着这片生机盎然的唯美世界。

炎炎夏日里,蓝天白云下,荷花朵朵,荷叶连连,红绿相间,蔚为壮观。夏日的清晨最适宜赏荷和拍照了,红日初升,光线和煦,柔柔的日光泻在花和叶上,格外明媚亮丽。

雨中的荷花是另一番韵味了。密集白亮的雨点落在花瓣上、叶面上,溅起小小的珍珠,晶莹的珠儿不断从花瓣和叶面滑落,融入圈圈涟漪中。娇羞的荷花在雨中默默弯下了眉,锁紧了唇,任由冷雨侵蚀肆虐;默契的荷叶也在雨中前仰后合,反转变形,任由雨打风吹恣意。骤雨初歇,一道绚丽的彩虹横亘天际,蔚为壮观。娇艳的荷花清新洒脱,唯美的荷叶焕然一新,似薄雾的荷香蔓延开来了。

夏末秋至,繁花期已过,只有几株小荷勉强泛红。荷叶在秋风中左摇右摆,芳华散尽的莲蓬像风笛一样在秋风中低声吟唱,像在诉说着往日的莺歌燕舞、蝶恋蜂痴。

随着秋风四起,天气转凉,墨绿色的荷叶日渐泛黄,干枯,凋零;墨绿色的莲蓬日渐泛黑,干瘪,脱落。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,倒伏倒扣水面的干枯荷叶和莲蓬,共同构成了一幅难以言表的秋日荷塘美景图。

北风呼啸,雪花飘飘,寒冬来临了。荷塘又变成了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,黄褐色的茎秆叶柄在洁白的雪地上兀自矗立,迎风傲雪,孤芳自赏。简简单单的线条组合,同样勾勒出了一幅婉约凄美撼心动魄的冬日荷塘静美画卷。



入伏采摘黄金茶

刘俊喜

明清时期,大同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商埠,马帮、驼帮终年不绝,海内外各种茶叶琳琅满目,大同人饮茶品茗渐成风尚。

茶文化融入了大同人生活中,“鸟声乍似三春暖,茶味能清一岁忙”“参差楼阁野云环,啜茗凭栏半日闲”等诗句,便是寓居大同的诗人的即兴描绘。

但是对于老大同人来说,还是喜欢自制的黄金茶,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黄金茶,原料是黄芩,大同周围,七峰山、雷公山、采凉山、六棱山上都有,每年将近入伏,黄芩花初开,亭亭玉立,叶似柳叶,这也是采摘的最佳时日。

这个时节,在七峰山面窑沟山坡上,蓝莹莹的黄芩花格外显眼,并不难寻。

每到夏季入伏的第一天,口泉峪的人们就会提篮挎篓,结伴上山采摘。

加工黄金茶,其实并不复杂。

说是采摘,实际是整株拔起,回来后,除掉主根及杂草,连叶带茎剪成半寸小节,阳光下晒晒后阴干即成,这便是生茶,也即粗茶。粗茶冲泡呈黄绿色,清热去火。

剪成半寸小节后,清水洗干净。此时夏果正好也成熟,将夏果切成薄片。笼里铺一层黄芩段,铺一层夏果片,依次往复。上火蒸

10分钟,阳光下晾晒一阵,挑出夏果片,移置通风阴凉处晾干即可,入罐装坛,此谓熟茶。

喝茶时,放几片,开水一冲,上下升腾,茶色呈金黄色,晶莹清澈,口感爽滑,润喉回甘,且极耐冲泡,这或许就是俗称黄金茶的由来。喝自制的茶,醉人沁肺,放心舒坦。

也有人上火蒸之前加红糖、加醋,蒸后置阳光下晾晒一阵,移入大锅内手工翻炒揉搓至干。此款熟茶有温阳暖胃的功效,冲泡呈深黄色,适合脾胃虚寒的体质。黄金茶最具特色的是,具有镇静安神、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,晚间亦可饮用。黄金茶还有清热解毒、降脂、降压、利尿、利胆、保肝等功效,还是伏日消暑佳品。不过,生茶性凉,脾胃虚寒者慎用。

自己采摘的茶,一家人喝一年足矣,来年往复。

黄金茶也不尽在农家,在口泉、在大同茶庄也有出售。

黄芩并不是每年都生长茂盛,细心的山里人会由此看出与气候环境的关系。可惜现代人大多行色匆匆,难窥其中奥妙了。